

首獎

作品

創雞蔡仔

得獎者

陳東海

陳東海，一九六二年生，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、國立台南師院鄉研所畢。現任台南市國中國文教師。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短篇小說獎、台中文學獎短篇小說類獎，作品散見報章副刊。

得獎感言

密涅瓦的貓頭鷹只在薄暮降臨時悄然飛起。

寫小說是一種方式——用感性文字駕馭入夜後、獨處時如貓頭鷹胡亂衝撞的理性，這是既喧囂又孤獨的趣味。

衷心感謝願意容忍這篇小說的瑕疵，肯定其中閃現情感與理性的評審先生。

刨雞蔡仔

天色熹微，市仔的停車場猶無倞濟車輛，蔡仔急彎急擋，帆布貨車拄好甩入停車格，副駕駛座的秋月額頭磕著正月的車窗，嘴內嘈嘈念著：「慢點、慢點。」蔡仔心內冷笑，查某人就是查某人，驚東驚西！

車後廂的鐵籠仔「碰！」一聲，坦敲摔落來，伊自後照鏡看，籠仔內彼四隻大閩雞猶原跼低闊目、文風不動。蔡仔搖頭幹譙：真正不知死活的禽牲！

這是平常時，若換做初二、十六做牙拜神，市仔內內外外攏是人車滾滾，停車場亦會排攤位，彼時貨車進出攏有問題，哪會當像這陣囂拚假勢？

蔡仔開門落車，拄好對著吊佇圍牆邊，市場自治會的宣導布條：「即日起本市場全面禁止宰殺活禽」伊看著紅布條顯目的白色大字，咳痰隨著「幹」字，氣怱怱吓落。秋月當做無聽亦無看著，家己用手攙車卸貨，攙入市場內。

兩點鐘前，透早四點半，蔡仔共秋月著開始工作，伊兩人穿著塑膠雨鞋，行佇四界攏是雞糞、雞毛的肉雞批發市，蔡仔是老主顧，行口的雞販仔攏相爭派菸、送檳榔，推銷拄即運來的活雞仔。蔡仔身軀矮肥，佇批發市場內卻是自信滿滿，伊指揮秋月驗看行口的雞隻：雞喙尖、翅尾尖、爪節尖，胸



腹厚，「三尖一厚」的仿仔，才有正土雞的口感。然後，伊家已走入後頭，自大雞籠內揀珍珠大閹雞——彼是早前人客注文的。

雞髻耨垂、頭面粉白、體格粗勇、足十二斤。熟度拄好的閹雞，油層分布齊勻、肉質幼嫩，絕對無臭臊味。揀閹雞，倚靠的是智慧共經驗，先前阿華學袂來，現在的秋月亦無辦法。

了後，蔡仔高聲喊喝，催趕雞販仔裝籠、上貨車，秋月揀的仿仔雞猶需要送電宰場。電宰場距離批發市無遠，但是做零售的雞販仔攏趕佇這陣入場，零售市仔禁止剖活禽了後，單是電宰領號、排隊至少著等兩個小時。

等候電宰的時間，蔡仔共秋月就近吃早頓。自透早至這時，秋月攏無話句，無論是揀雞仔，猶是吃飯的時陣，蔡仔著無仝，無幹譙著食袂落腹。

「幹！剖雞販仔不准剖雞，這是啥沒？」蔡仔愈罵火氣愈大：「禁剖活雞，分明是官商勾結，電剖現起五元，想看一透早多賺幾百萬？孤門獨市的生意，爽著電宰場的頭家。使恁娘咧，這陣電宰場開公司、閣兼批發，雞販仔批剖便的電宰雞，毋免揀雞、毋免剖雞，清采人會曉！」『歡迎光臨』的，攏會使來做雞販仔賣雞肉！」

「啪！」秋月聽著起厭懶，甩落碗筷。

蔡仔一陣驚嚇、噤聲，這時著會想起牽手阿華的好處。

阿華好性彼真是無話講，來行口揀雞時，若無合蔡仔的意，外家的祖公、外嬤攏會予伊請出來幹

譙，罵甲閣再歹聽，伊亦是頭型犁，有時猶著輕聲道歉。平常時，蔡仔若是罵東罵西當做消遣，伊嘛著小心陪笑，恐驚打壞蔡仔的好心情。秋月是外人，毋比阿華，袂堪著聽粗話幹譙，甩碗筷猶好，有時起惡面，睨目、翻桌、垃圾話直接罵返去攏會。秋月之前亦講足清楚：創雞、賣雞肉攏是幫阿華的忙，無可能為賺彼幾百元的工錢吞忍受氣。

秋月原本是佇市仔口擺路邊攤，專門賣打摔按摩的藥洗、青草膏。市場自治會整頓市仔的時陣，秋月捐著帆布袋仔四界閃避。阿華看著心軟，招呼伊過來合攤位。蔡仔租的攤位有三大格，驚予人笑無肚量，雖然袂爽，亦無開嘴反對。此後，秋月固定時間攏會來借半格攤位用。蔡仔顧念阿華共伊有話講，而且格位的租金、清潔費，秋月攏照行情分俸，蔡仔當然愈歹勢講東講西。

彼時創雞的生理好做，特別是年節大日，買雞做牲禮的人客圍佇攤前滿滿是。蔡仔創雞的手攏無歇，舞著創雞刀嚷阿華掠雞、阿華剝雞、阿華稱斤、阿華收錢……阿華手腳慢頓，蔡仔的雷公性著發作，什麼垃圾話攏譙出嘴。秋月聽甲皺眉頭，有時聽袂落亦會過來鬥應付人客，蔡仔面皮閣較厚，看著秋月，幹譙聲亦會加減收斂。後來，阿華著想欲倩秋月來鬥相共。

「賣膏藥哪賺有吃？病院診所刷健保卡，醫生著免費送一堆藥膏、貼布，恁彼種地下工廠的雜牌貨，猶有啥麼人會開錢買？看你顧攤顧歸日，總賺敢有五百元？若來跟阮學創雞、賣雞肉，蔡仔講日薪無一千嘛有八百。」阿華共秋月商量時，蔡仔猶當做是佇講笑，無想著伊是講真的，而且秋月考慮



過後竟然亦答應。

秋月做代誌確實是無地嫌。阿華的頭殼鈍，鬥陣幾十年，雞販仔的大小代誌猶著隨時點醒，秋月無全款，清雞籠、洗攤位、起砧磨刀，腳手伶俐完全毋免交待，揀雞隻、送電宰、收下水腳料，攏是聽入耳著知影七、八分，甚至，連刨活雞這款工作伊亦有法度。

之前阿華學刨活雞，斤佬重的土雞著掠袂牢，落刀的時陣，腳手必呖掣，雞仔吃痛，拖著猶袂斷的領頸四界逃，紅焗焗的雞血噴甲滿滿是，蔡仔罵歸半年，著差無起腳動手。秋月起初亦毋敢動著活雞，雞仔拉出籠，晃翅展爪，嚙喉孔拚命叫，伊嘛揣路拚命閃。蔡仔掙雞翅、圈圓、搖領頸，正手割喉、放血、雞頭，倒手摺入翅股，擲落土。彼毋成形的雞，佇土跤頂掣袂停，秋月看甲臉色反白，話講袂出嘴。蔡仔看著好笑：恁查某人著是淺薄，刨雞、賣雞這碗飯，敢是隨便著捧得起？

想袂到，才隔日，秋月無師自通，亦會掠雞、亦會刨雞。伊伸手入雞籠，輕手安搭雞尻脊，然後掌心罩著雞頭，彼雞仔著袂閃、袂躲、亦袂啼，隨伊擺弄，拉出籠仔外，猶佇烏暗眩，割喉放血，嘛攏無滾絞。秋月剝雞的手路亦是真奇怪，伊先摸雞仔的筋絡，然後，用尖刀亂戳，速度無倂緊，但自頭至尾攏無聲無說，和蔡仔厚砧重刀、鬮掰砍剝的手路完全無全。

阿華講秋月刨雞是藝術、若像變魔術，會當去電視台表演。秋月解釋講，有骨架的動物，經脈攏差不多，擱著穴道，雞仔嘛會眩斃，這恰催眠的道理相像。另外，雞仔的骨架簡單，對著骨節落刀，其實毋免用啥力，出斂力亦只是傷刀肉。阿華聽甲直直喊讚，講要學秋月這手功夫。

蔡仔恥笑講，秋月是大人要囡仔齣頭，用這方式劊雞，若是過去拚數量、算薪水，一日劊到暗嘛賺無三頓吃。

彼當時，阿華的身體猶好，蔡仔猶無想過叫秋月鬥劊雞。

阿華的身體變款，是這半年來的代誌。

起初是阿華時常念著伊做的夢：

時間大約是下晡，阿華跔佇厝前劊雞。將近十斤重的閩雞，放過血、落過滾水，亦褪了雞毛。當然，劊雞的過程攏只有霧霧的印象。

然後，起刀剝雞頭，割翅股、剖骨腿，這個時陣電話響起。伊起身、入厝內，剝刀交倒手，正手拊過圍裙尾，提起電話筒，竟然無聲。伊貼耳仔認真聽，才勉強聽著貓仔共家己心跳的聲音。伊對著厝外探，一隻毛草嘈雜的野貓挂好跳上厝邊的雨棚，動作猶真優雅，閩看詳細，貓仔挂好亦歪頭恰伊對相，嘴內咬著大雞腿。

是閩雞腿！阿華起青狂，放落電話衝出門，剝刀順手甩出，彼隻野貓快赴閃（凡勢是毋想閃），頭殼自領頸削甲齊齊，順雨棚仔輾落來，目睷瞋瞋、嘴內雞腿猶原咬緊緊，阿華倒手提貓頭，正手從嘴內的尖牙扯出雞腿。忽然，貓仔的目睷展開睨人，阿華著青驚……

阿華講，這個夢三兩日著來鬧一擺，情景攏一模一樣。

「夫妻行房次數太少，氣鬱、著內傷才會做彼款夢，」蔡仔笑甲真曖昧，伊講：「做兵時部隊師



對抗，攻山頭，連續四暝五行軍，毋管是暎野外、暎營區，闔目著會做眠夢：劊雞放血，刀不論按怎磨猶原袂利，拚死出力，雞頸頸著是割袂開，劊十佰籠的雞仔，攏是歪膏掙斜的刀嘴，雞仔噴血猶會咯咯叫。半暝清醒過，頭殼內猶是血腮腮，彼才是恐怖。結果哩，師對抗演習結束，班長招阮轉戰大小旅社去『劊雞』，日操暝亦操，氣透了後，什麼惡夢嘛攏無。」

阿華毋信彼種痞話。蔡仔自來粗魯拗蠻，恰伊行房根本著是大惡夢。更年期彼陣，因為經期紊亂恰蔡仔分房暎，阿華總算鬆了一口氣。彼時，蔡仔猶喝聲阿華，是找藉口閃避，時常恐嚇：「恁爸若去找別人消火，妳著莫後悔！」阿華嘴頭無講，心內猶真願意伊提錢去外面開查某。

剝貓仔的夢，阿華問過講堂的師父。師父講：夢是前世、今生、未來的延續，其中的因果，外人無從了解，只能倚靠家已詳細悟解。無佬久阿華著想起，二十佰年來劊過的雞千萬隻，若論造業，彼一定是重重疊疊算袂了。

伊恰蔡仔商量，莫閣做劊活雞的生意，有年歲的人，殺生沐血亦莫適合。彼日蔡仔的心情好，以為阿華無聊愛開講，著笑笑辯解：「劊雞有報應，按呢劊魚蝦蟹、牛羊豬呢？無人劊、無物吃，人敢會活？」

阿華憨直，講起師父的提醒，殺生造業害真濟人無子無兒、無後嗣。聽著「無子無兒、無後嗣」，蔡仔著掠狂起吓面：

「幹恁老師咧，你袂生牽拖是恁爸劊雞的報應？彼種痞話你亦聽？」

「行口、市場的雞販仔遮多，有佢濟像你生無半隻虎蠅、魷仔的？」

「佇外面，人攏暗笑恁爸若像無卵脬的閩雞，恁爸敢有講你一句半句？你顛倒怨歎是恁爸創雞害的！幹，莫創雞，賺啥沒吃？」

此後，佇市仔人來客去，蔡仔算是勉強吞忍。歇息返家，幹譙著隔時不隔日了，「恁爸拚甲無暝無日，買地起厝、顧家顧某，造什麼業？創雞賺的是辛苦錢，會有報應？啥沒天理？幹恁娘，幹恁老師卡好咧！」若多喝幾杯，火氣愈大，著開始摔桌翻椅，有時嚇驚著厝邊頭尾，眾人來叫門關心，蔡仔抵好藉酒膽起酒痞，當著厝邊的面，亂七八糟地訕削阿華，什麼夢著禽牲、碰著鬼啦、袂生啦、欠幹啦。

無佢久，阿華著出代誌了。

亦算是好運，彼日暗時蔡仔淋三罐麥仔酒，脹膀胱睏袂去。半暝起床，拄攏開浴間門，著嚇甲尻脊拚清汗——阿華縮佇浴間的邊仔角，舉頭翻白仁睨著伊，正手拎尖刀，倒手節像雞頸頸予人割出寸佢的孔嘴，清紅的血跡從手節滴落白色的地磚，慢慢淚開。

蔡仔趕狂喊救護車、送急診，自半暝舞弄至天光，轟著一埤尿也袂記著放。

醫生私底下對蔡仔講：阿華是嚴重憂鬱症，必須多關心，若無會真嚴重。蔡仔聽著，內心卻是暗幹譙，分明是卡著陰，神經起錯亂，阿華痾朝山、拜廟、問師父，想嘛知影早晚會出事。

之後，阿華攏是規厝內無愛出門，蔡仔亦鬱悶甲無法度做生理。雞肉攤停睏彼幾日，秋月時常來



看阿華，逐擺來攏共阿華有講有笑。所以，後來阿華叫蔡仔款房間，予秋月搬來厝內住，猶拜託秋月頂替伊去佻蔡仔鬥陣做生理，蔡仔攏總隨著點頭答應。蔡仔住的是三樓透天厝，房間很冗剩，秋月搬來住當然無問題，何況做雞肉生理，逐日拚透早，秋月若接阿華的工作，當然是住鬥陣較利便。更實際的是，秋月會當照顧阿華，蔡仔認真想過：阿華若像早前閣再亂舞一擺，恐驚伊嘛亦會著憂鬱症。

坦白講，蔡仔對秋月始終無啥好印象，甚至猶有淡薄仔討厭。秋月、阿華攏將近五十，但是阿華白肉底，看起來幼秀款，秋月生成大鼻重眉，烏肉粗皮，雖然獨身，實在嘛無啥看頭。平常時對蔡仔又閣無話無句、無好臉色，佇行口揀雞仔的時陣，猶會勉強聽蔡仔的，若是佇市場擺攤、招呼人客著攏是家己來。再講，秋月接阿華無佬久，市場著禁止劊活雞，雞肉生意差足濟，蔡仔一個人顧攤嘛會使。但是，無論如何，厝內無秋月猶是袂使。

阿華的痼病不時會發作，磕袂著面色反白、流清汗、全身軀痠軟痛，著親像著雞災的破病雞，蔡仔心狂火著，買一堆電視的廣告藥，不過攏無效。秋月罵蔡仔無智識：敢毋知影便藥食濟會傷肝、傷腰子？伊講像阿華這款情形，著愛時常掠龍、放筋絡，拄好這是伊的專門科。

秋月佇房間內幫阿華掠筋絡的時陣，蔡仔坐佇客廳看電視，伊愛聽彼款電視名嘴鬥嘴鼓，五四三濫糝講。

房間門無全關貼，搬徙身軀，用目尾就看會著房間內秋月提藥洗、草藥膏幫坐佇床頭的阿華掠龍，由鬢邊、頭頂、額頭，至肩胛、半腰、跤手。阿華出汗喊熱，秋月幫伊褪內衫、褪奶帕仔。

印象中阿華幼秀的奶頭，若像愈來愈豐滿，亦愈來愈可愛。然後，秋月叫阿華覆仔眠床，開始撩跤底，蔡仔看無秋月的手路，只有聽見阿華哀爸叫母的喊咻聲，蔡仔反頭假做看電視，恥笑阿華是家己討皮痛。秋月的手無停，掠小腿、大腿，掠至大腿骯邊的時陣，阿華喊咻的聲音變小，只剩兩人「嘻嘻嘩嘩」的笑聲，後來著是「嗯哼嗯哼」彼款曖昧的聲音，蔡仔聽甲心頭癢癢——少年時仔眠床上，亦無聽過阿華叫這款聲調。

秋月掠龍是真功夫。蔡仔創三十佷年的雞，嘛是真功夫。

早前創雞、賣雞，賺的是技術錢。雞販仔著先行口揀半熟的仿仔雞，找所在加肥飼二十日，雞仔到分，肉質才會提升。市仔擺攤位時，數十籠活雞分做兩排重疊。人客現揀、現掠、現創，無啥麼叫做「創便的」——放過血的雞仔，差不多點半鐘，油質、甜分攏流失去，肉質變焦、變粗澀，哪食會落喉？透早至頂晡，掠雞、創雞、剝雞，蔡仔的手攏無歇暍，創雞仔著愛靠這款功夫、拚時間、賣清鮮，生理才做會在。

市場內禁止創活雞，清鮮的雞肉著變做是佇講笑談。雞販仔往復行口、電宰場，隨便著愛點佻鐘。至零售市仔，拆袋、擺攤、開市，已經是兩點鐘後，雞肉開始出白霧、起臭臊，這種雞肉賣予人客，實在是卸面子。

蔡仔曾經找市場自治會講理：「啥人欲買電宰雞？自治會出這種規定，是佇裝脗的呢。」自治會



的人解釋：禁宰活禽是政府的政策，俗市場無關係。

蔡仔亦是聽袂落：「半仿仔、飼料雞送電宰，有人欲買，雞販仔減賺寡亦會使。若像閹雞呢？十二、三斤的大隻雞超重，電宰場處理費加倍，閹雞一斤成本多貴十元，電宰後若賣毋出去，著剝做普通肉雞仔賣，連工帶料又閣了四十，賣一隻閹雞現了五六百。幹！這是官商勾結，欲逼死劊雞的！」

自治會的人知影蔡仔雷公性，聽伊鬧過幾擺後，只好要求蔡仔簽名家已約束，證明自治會已經有通知市場禁宰的規定，蔡仔若無法遵守，有代誌必須家已負責。然後，對蔡仔佇市場內劊雞著準做無看見、毋知影。

其實，自從阿華出代誌，蔡仔亦真少劊活雞——閹雞除外。閹雞的利潤好，一隻抵五、六隻肉雞，但是劊閹雞亦無簡單，隨便攏是十佰斤重的大角色，喙尖雞爪利，掠狂滾絞起來，著算蔡仔這種熟手，無細膩亦是全身軀烏青凝血。其他的雞販仔改賣電宰雞之後，無劊活雞，閹雞閹較免講。

蔡仔劊的閹雞是純正珍珠雞公，體型粗、肉層厚，褪毛了後，雞皮頂有齊勻的金黃色油花，料理的時陣，油花滲透入雞肉纖維，肉質變成幼軟滑溜。所以，就算是簡單的水煮白切，吃著嘛會續嘴。找蔡仔買閹雞的攏是老顧客，進前一日注文，隔轉日現劊交貨。現劊的閹雞省電宰費用，又閣是歸隻賣，毋像肉雞、仿仔雞粗俗，切片買賣，費氣費觸閣薄利。其實，賺錢猶是小事，對蔡仔來講，若袂使劊雞，「劊雞蔡仔」變成「唬爛蔡仔」，彼著真正是見笑代。

這日頂晡，開市了後俗往常無啥差別。有歐巴桑怨歎雞肉吃厭，毋知欲買啥？秋月笑面打招呼，又閣熱心提供料理菜單：重口味的有三杯啦、煮清的有燉香菇啦、海南雞肉飯較奇巧、爆蔥禽胸好配飯……歐巴桑嘴雜雜念，猶是剖片隻肉雞，秋月一面開講，一面掠雞撩皮、戳骨、取肉，手路輾轉無輸蔡仔。

時間愈晚，秋月的生理愈好。蔡仔顛倒反常，大閩雞到這陣毋才剖兩隻，人客注文的四隻閩雞，有兩個來交，猶剩兩隻——有一个來講抱歉，臨時換做兩隻土雞仔，蔡仔親手幫伊揀兩隻較肥的，擲予秋月稱重，又閣激笑面講：「仿仔若會曉揀，口感嘛無輸閩雞哪！」另外一个自攤位對面經過，嘴尾連一句「歹勢」亦無，蔡仔心內非常袂爽。

這時，賣麻糍的麗玉倚近來，頂身穿的是寶石藍色的落襟衫，奶巡顯目，下面是玻璃絲的束褲，伊的目神閃過秋月，對著蔡仔勾目尾。麗玉稅厝佇市場附近，離婚了後，穿插愈來愈妖嬌美麗，腰束、奶嘆、尻倉硬硃硃，蔡仔看甲目睷攏毋甘暈，彼種身材，按怎看嘛無像四十倍。

麗玉倚佇蔡仔身邊，目睷先看攤位後壁雞籠的閩雞，然後貼佇伊的耳空邊啗啗吡吡。忽然——「幹！」蔡仔面色一陣青一陣白，掙開麗玉的手，心狂火著衝出去。秋月感覺莫名其妙，袂赴反應，倚佇身邊的麗玉亦無阻擋。

「新來的，你目洩烏白講啥？」蔡仔直透衝市場後尾，摸著新來的雞販仔的衫仔領，橫霸霸大聲嚷：「啥麼假閩雞？正閩雞？你賣便雞仔知啥洩！」



新來的著青驚，雄雄變大舌，身邊的查某人，趕緊搭開蔡仔，猶輕聲細說回失禮，「這個人，生手學做生理，袂曉、講毋著話，頭家恁大人有大量，予我拜託……」又閩越頭罵查埔人：「你彼支死人嘴，是按怎攏教袂曉？」

其他的販仔看著蔡仔掠狂，攏集過來，秋月亦趕到，勸蔡仔煞煞去。蔡仔看著人濟，顛倒愈譙愈歹聽：「恁爸自少年開始創雞，彼時你猶毋知是佗位的孤魂野鬼，這陣孬鳥毛發猶袂齊，亦敢洗恁爸的面，講恁爸賣的是假閩雞！一斤多貴十五元！」

一陣混亂了後，新來的予牽手喝聲，頓頭回失禮，眾人順勢苦勸蔡仔來去，蔡仔行無幾步，猶袂死心，閣返頭對那人厝內的祖公外媽連聲幹譙，亦毋管返頭拄好對著秋月。麗玉站高山看馬相踢，感覺好笑，心想：若是無相識、毋知頭尾的，一定會當做蔡仔佇幹譙秋月。

了後，秋月繼續腳手伶俐地應付人客。蔡仔無聊四界看，目睷看著籠仔內彼兩隻猶袂創的閩雞，心頭煞雄雄起驚惶，閣看詳細，愈看愈奇怪，倒手片彼隻雞的雞髻比正手片的高挺，面色嘛較脹紅，認真看亦正經像閩無清氣。不過，明明白白足十二斤，若是假閩雞亦無應該有這款斤兩！

蔡仔愈想愈懊惱，毋知影是予彼个菜鳥仔惹起的火氣猶未消，抑是為彼隻怪閩雞激心。鬱卒一陣後，蔡仔伸手入雞籠仔，掠彼隻雞髻挺高的紅臉閩雞出來，倒手掙雞翅、腳頭跌壓雞胛脊，雞頸頸揪直，正手擰尖刀劃落，清血噴出，袂赴啼叫，亦無啥絞滾，馬上袂振袂動。

擲入燒水燙毛、褪毛，蔡仔總算透了一口氣。伊呼嘯仔假鎮靜，親像無要無緊佇清理雞腹內，竟

然擲出孤粒、尾指大的「雞卵脬」。伊順手連同雞毛、屎尿、糞埤擲掉，然後雞身剖片、分切。大雞腿豐滿、翅股厚身、禽胸油質柑仔黃帶芳氣，完全無缺點，蔡仔看了真滿意，獨獨紅赤的雞頭、雞髻猶是真礙目，所以三兩刀隨便剝過，亦擲落糞埤堆。

剝好的珍珠閣雞分做兩袋放佇邊仔角，蔡仔心頭猶原起高落低，秋月看東看西，恐驚是會開嘴問起……蔡仔心肝掠橫，提著兩袋雞肉，無聲無說著行對市場外去，心內猶按算說，秋月若厚話愛問，亦莫插浚伊。好佳哉，秋月啥話亦無問起。

市仔口日頭炎熱，蔡仔目瞶沙微四界看，想著麗玉的厝是佇市場後，所以，轉彎行往後頭。麗玉的所在真好認，兩層樓的老厝，包麻糍的手攏車停佇門口。

蔡仔揸電鈴，無反應，亦聽袂著厝內的電鈴聲。無定著是電鈴故障，蔡仔毋知欲按怎，拄想欲閣脚踏落，小門竟然自動現開。

麗玉自厝內招呼蔡仔。蔡仔應聲後反手關門、進客廳。麗玉自樓頂行落來，這陣穿的是米白色現胸、細肩帶的洋裝，貼身、半透明的布質予伊前撲後翹的身材全無掩罩。

蔡仔驚一著，佇厝內煞愈穿愈嬌。蔡仔看甲逗神，啥話攏講袂出嘴。之後，才想著是來說謝的。

麗玉嘴笑目笑講，老朋友說啥謝啦？彼个菜鳥仔袂曉禮數，著是需要你這種前輩來教乖。蔡仔憨憨仔笑，兩袋雞肉順手送予麗玉，猶再三交待：現創的閣雞，趁清煮才袂拍損。



麗玉亦毋客氣，提著閹雞，越身因入客廳的冰箱，屈腰踣低，胸前隨著開現，一透至底，全無圍遮，蔡仔站高看低，深落的奶溝、黑色蕾絲的奶帕、網紗的內褲攏清清楚楚。

麗玉舉頭起身的時陣，蔡仔的目神袂赴閃避。麗玉趕緊用手掩住胸前，蔡仔自耳根至額頭一陣赤熱。麗玉對蔡仔文文仔笑，講伊毋止無正經，又閹愛吃假細膩。

然後，牽著蔡仔過去坐膨椅，原先只是摸蔡仔的手，怨歎按怎這陣攏無來相找？之後，著倚佇伊的胸坎摸挲。蔡仔鼻著伊身軀的香粉味，起初略略仔激鼻，愈鼻煞愈感覺心頭撓癢。麗玉豐滿柔軟的胸前又閹刁意故壓佇伊的手股邊，蔡仔感覺起烏暗眩，雄雄翻身，著壓佇麗玉的身軀頂，攪腰、摸奶、揪拉鍊。

麗玉咯咯笑，亦無阻擋，只有輕聲吩咐：「哎，毋通扯壞新的洋裝，頂哺才買的，猶佇試穿的！」

蔡仔毋管三七二十一，伸手往洋裝內底挲、扯奶帕、褪內褲。麗玉這陣才輕輕掠著伊的手、假無意喊：「袂使啦、袂使啦，按呢對不起阿華姊仔哪！」

蔡仔稍躊躇一下，才應講，阿華老早著毋興這種代誌！

麗玉吐大氣、含下唇，若像真勉強：「唉呀，好啦、好啦，我按呢是幫阿華姊，毋是賣身予你呦。」然後，家己褪落洋裝、奶帕、內褲，疊佇茶桌仔頂。

蔡仔摸著伊白泡泡的身軀，雖然是四、五十的人，但是生疏、金滑、柔軟、溫暖的種種感覺猶是

予人非常滿意。了後，麗玉案內蔡仔入房間、上眠床、褪掉伊的內褲，覆仔伊的下身，輕手摸挲、掂高掙低。蔡仔心頭悶悶發癢，強強欲譁出聲，翻身挺著硬硃硃的家私，壁開麗玉的大腿……挂準備好欲插入，阿華共秋月赤身裸體的情景，突然佇蔡仔的頭殼內放大——

彼日半暝，蔡仔聽著樓趺窸窣窸窣的聲音，樓趺是阿華、秋月的房間，秋月無佇房間內，阿華的房間，自窗仔門的空縫看，有床頭燈微弱的光線，亦看會著房間內有阿華共秋月。

阿華輕聲啼哭，秋月甲伊攬牢牢，輕聲細說佇安慰伊，後來阿華無出聲，秋月慢慢褪掉伊的短衫、奶帕，正手摸著伊的胸坎、奶包，倒手牽著阿華的手，貼仔家己的胸前。阿華亦真配合，掀開伊的內衫，摸伊的奶頭，看來真熟手。

秋月共阿華的奶型攏真好看，無鬆冗下垂的老款，蔡仔剎那看甲起畏寒。伊躡腳躡手閃返去樓頂房間，倒佇眠床頂目睏一瞞著若親像看著伊兩人，互相捧著對方豐滿柔軟的奶包，輕輕地咬、慢慢地舐，了後，雙手佇光溜溜的尻脊餅、尻倉頓又摸又挲……手愈伸愈落，拊過內褲，無定著是直接扯落內褲，用手指頭抑是舌仔，伸入大腿底、下身……

蔡仔下身的家私瞬間垂落來，軟甲若像麻糍。

「敢是這暫仔勞累忝過頭？」麗玉覆仔彼丸麻糍頂頭，一面用嘴咬、用手擰，一面安慰講：「無要緊，阮是專科掛保證，無我弄袂起身的鳥仔，小等你著知影。」



蔡仔亦足認真佇掌伊的奶包、胛脊、尻倉賴，但是下身始終厭懶無力，若親像放過血，軟膏膏的雞領頸。

「你的小弟仔生相好看，」麗玉舉頭褒唆：「形體端正、色緻粉紅、無斑無痣，袂輸二十佻歲的少年家喔！」

雞領頸猶原是愈掙愈軟，蔡仔揀走麗玉，起身提衫褲。麗玉坐佇眠床猶像是毋甘願，雜念講蔡仔的個性青狂，這款代誌敢會當急呢？蔡仔無應聲，恬恬自褲袋仔擷錢。麗玉睨著蔡仔，按怎攏毋收。

「無幫著忙嘛，閣再講猶毋是生疏的人客，哪有八百一千算遐精的？你看，你猶遮有心，專工割閹雞來相送呢。」

「若無，暗頭仔閣過來，我十八般武藝猶袂盡展的哩！」蔡仔出門之前，麗玉猶閣偎伊的褲底輕手掠落。

市場內，秋月挂好佇整理攤位，看著蔡仔轉來，歇手倚近，交予伊市政府農業局聯合查緝小組開的紅色罰單。

「散市無佻久，查緝小組的官員有來，講著傳統市場禁止創活雞已經宣導過遮爾久，是按怎猶有雞籠？有活雞仔？按照規定，開五千元罰單，對罰單的內容、金額若有異議，可以準備相關的資料，提出申述。」

罰單的下面詳細寫著市場宰殺、陳列活禽的處罰規定：

一、陳列、展示活體行為，依《傳染病防治法》處五千至一萬五千元罰鍰。

二、圈養活禽致環境汙染，依《廢棄物清理法》處一千二百至六千元罰鍰。

三、現宰活禽販售，依《畜牧法》處二萬至十萬元罰鍰。

上開違規並勒令即日改善，主管機關得依法連續告發處罰。

罰單面頂紅色官印的印色猶袂焦，蔡仔的雙手予黥甲紅朱朱。

連創百偌隻雞，嘛毋免沐手沐甲遮爾血腮腮，蔡仔想著一陣心酸，想欲怨歎：抓遮頂真，活雞仔的生理，正經是做袂落去啊……話到嘴邊，猶是強強轉彎——「使伊娘，創雞仔是殺人放火呢？罰遮重！恁爸目睷金金等佇看，好幹三萬、五萬罰看嘍！」蔡仔猶原大聲幹譙。

秋月無閒佇搬東搬西放入貨車，連舉頭眼伊一下仔猶厭懶。顛倒是跔佇籠仔內彼隻創無去的大閹雞，聽著蔡仔的聲嘯，雄雄企起，學著起鵠的雞公，展著翼股、滾顫雞毛、跟開雞腳爪，然後翹頭翹面共伊相對看。



起伏人生

◎廖輝英

自從規定電宰、傳統市場不能殺雞之後，這行生意一瀉千里！幾十年來，賣雞殺雞，隨口幹譙，親像「老大仔」劊雞蔡仔心情大壞，妻子阿華被自己刀砍的貓頭嚇壞，憂鬱成疾無法工作。改由原來租攤的秋月幫忙。秋月手腳伶俐，連蔡仔那一份師傅工很快都學起來；而且還會幫阿華掠龍、放筋絡，減輕病痛。蔡仔偷窺秋月幫阿華掠大腿、掠至大腿骹邊，阿華嗯嗯哼哼挺曖昧；那小小乳房好像變大變性感……

「夜裡蔡仔開門求歡卻被阿華拒絕……」

沒幾日，市場賣麻糬的離婚麗玉，妖嬌美麗到蔡仔攤位撩撥，原來同行說他賣假閩雞。說完順手在他褲襠抓了一把。

蔡仔宰殺那隻雞髻過高的半閩雞，丟掉雞頭分成兩袋提到麗玉家去。兩人欲火高燒，蔡仔眼前突然浮現阿華和秋月的半身裸影，竟自消風……

不殺雞能叫劊雞蔡仔？連珍珠半閩雞都看走眼，又如何在市場站起？不曾漏氣的男根竟也當場漏風……寫劊雞蔡仔的高低起伏人生，以流利嫺熟的台語寫劊雞蔡仔，再傳神貼切不過。